

2006—201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回顾

——来自金狮奖的启示

杨哲, 张萌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文章通过对历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与获金狮奖的国家馆对比, 探索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特征与启示。一个好展览应反映人类的共性问题, 以包容性的态度, 适应不同地域、民族与文化, 这也是其虽每届都更换策展人但人文理念却始终不变的原因。

关键词: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金狮奖; 国家馆

[中图分类号] TU201

[文献标识码] A

Review of the 2006—2018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 Revelation from Venice

Yang Zhe, Zhang M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 of the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by comparing China Pavilion of previous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with the National Pavilion of the Golden Lion Award. A good exhibition must be born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all mankind, and adapt to different regions, nations and cultures in an inclusive manner. This is also the humanistic concept that previous curators have followed.

Key words: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Golden Lion award; National Pavilion

威尼斯双年展已有百年历史, 堪称国际展示当代艺术的最高殿堂。威尼斯双年展在1895年首次举行, 在120多年的历程中已成为世界建筑艺术和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事。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从1980年至今已累计举办16届, 但在2000年之前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曾有过四年之久的间隔, 2000年以后才逐步稳定为真正意义上每两年一届的建筑展。

1 2006—2018年中国馆与金狮奖国家馆

尽管2004年中国就有作品出现在双年展上, 但中国真正意义上参展却是2006年的第十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以中国馆身份亮相为标志。中国馆策展人是王明贤和范迪安, 这二位策展人均来自艺术领域, 他们选择了当时在中国美术学院执教的王澍代表中国馆进行布展。该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为理查德·伯戴特(Richard Burdett), 他倡导的主题是“城市: 建筑与社会”。在这个大主题下, 王明贤和范迪安认为: “应该和现在的城市发展有关系, 以及考虑如何让传统的文化资源参与到当代建筑中。”而王澍在解决材料搬运、实体搭建等问题的同时, 也将其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中, 使用很多旧砖旧瓦的手法运用到参展作品《瓦园》中, 并呈现出了良好的参展效果^[1]。本届金狮奖得主是丹麦馆的《协同进化》, 该作品展示的是丹麦建筑中心与我国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四所建筑名校就各自大学所在城市问题改造所取得的具

作者简介: 杨哲(1963—),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建筑与城市历史与理论。

有共同取向性的研究成果, 《协同进化》以合作身份从另类的视角, 即跳出国人的身份再看中国城市问题, 寻求具有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式, 这也正是“协同进化”的深刻含义。

200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那儿, 超越房屋的建筑”, 由阿龙·贝特斯齐(Aaron Betsky)担任总策展人, 他说: “建筑是一种表现方式, 是对人造环境批评性的抉择。实际上房子是有缺陷的, 它们是建筑的坟墓, 是另一个世界, 一个更好的世界, 超过日常可能的开放的世界的残留物。”他意在让建筑师们脱开对传统建筑学审美尺度的追求, 思考哲学与社会层面的建筑意义。当我们审视这届中国馆的时候, 或许可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 在那儿, 什么超越了建筑? 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中国将视线再次聚焦在房屋建造上, 对于中国而言, 超越建筑的恰恰是“普通建筑”, 即在震灾后依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住所的普通建筑, 它们超越了灾难与反常状态, 建筑不再仅仅是房屋, 它可以是任意一种应对突发状况的装置, 或者其他可以满足生活意义的普通建筑。李兴刚在这次中国馆展出的纸砖屋不禁使人深刻反思, 在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的当年, 一栋栋迅速建成的房屋背后, 质量是否真的合格到能够应对地震的考验。金狮奖最终归属波兰馆, 波兰馆在这次展览中现身说法, 以其场馆自身的例子来解读波兰馆主题《挑衅“永久性”》, 波兰馆策展人说, “也许只有动态的、模糊的、自省的、循序渐进代谢的事物才能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幸存。由于技术和制造工期的限制, 建筑师以及甲方欲望的无限膨胀使得建筑变得越来越笨重, 它以永恒自

居,无视过去的经验,漠然于对未来的憧憬。强调‘永久性’在今日是一种危险的状态,一旦瓦解,将使整个世界失衡”。就像波兰馆可以变成波兰旅馆去使用,以解决双年展期间周边住宿紧缺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建筑是一成不变的,从它的发展而言,本质上的不断利用才是其真正的服务价值^[2],这也是波兰馆对大主题“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最好的解读。

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第一次由女性建筑师担任策展人,妹岛和世女士提出“人们在建筑中相遇”这一大主题,认为“展览的理念是帮助人们协调与建筑的关系,帮助建筑协调与人的关系并且帮助人们处理与自身的关系”。何为在建筑中相遇?中国馆给出了《与中国约会》这样一份解读。朱锺的“意园”采用装置去表达一种中国式的园林空间,如梦如幻的意境体验是现代对古代园林山水的抽象表达^[3]。人们在这里与中国相遇,感受不同的文化与氛围。其实这次中国馆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只有朱锺一人,也是一次和艺术的跨界设计。这届获得金狮奖的国家馆来自第一次参展的巴林王国,《拓荒》这一场馆主题的布展仅仅是海边的三间传统渔屋及影像的播放。然而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布展却吸引了大量人群参观,驻足的人们在这里听渔民讲述自己与海的故事,可席地而坐倾听海浪的声音。人们无意识地聚集停留在这里,享受这里惬意的时光。在这之前,该馆策展人采访了很多当地人让他们选出最爱驻足的地方,大部分人选择了海边渔屋。民众的选择无形中印证了它在此展览中所受到的喜爱程度,这也正是妹岛和世选择它的原因:不受制于建筑师所刻意营造的空间,仅仅是因为毫无条件下那种归于自然、归于生活、归于精神的无意识偏向,才真正做到了让人们在建筑中相遇。

戴维·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作为201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提出“共同基础”这一主题。他认为:“当代的明星建筑师和设计项目在过去20年间充斥着建筑双年展,但是展览内容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建筑师这个身份和我们自己以及普罗大众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中国馆《原初》的作者是著名艺术和建筑批评家方振宇,其展品的概念和表现方式围绕“圆”和“方”两种基本形态展开,与艺术、概念、建筑、空间、装置以及传播发生有机的交错和相互渗透。他引用“原初”这个概念,试图寻找文明的记忆和起源。正如方振宇所说,“无论是建筑还是艺术领域,有一点是共通的,那些发源自原初思考是一切创造的基础,它在人类的认知领域中具有普遍价值”^[4],而这种普遍价值恰恰深化了“共同基础”这一主题。日本馆在展览中展示了体量非常小的手工模型,却出人意料地斩获金狮奖。众所周知,日本在当时遭受了巨大的地震破坏,同样是应对地震,日本馆以《共有家园》去回应“共同基础”这一主题,他们意识到,所谓建筑共同基础并不是建筑本身,那仅仅是从人自身出发,往往被人们忽略的真正的共同基础是自然,不仅是建筑师的意识觉醒与技艺创造。不敬畏自然而做出的建筑终究立不住脚,因为在面临灾难时毫无个性可言。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去重新理解:若顺应不了天时地利,人和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的。

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为“基本法则(吸收现

代性)”,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提出,他要求每一个国家选择一个在其历史上现代化进程最突出的时刻进行展示,他希望最终能够触及“建筑及建筑思想核心的现代化”。参展的65个国家就此做出了不同回应,展示各自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建筑面貌。本届中国馆由《城市中国》杂志创刊人姜珺策展,主题为《山外山》,其布展由“生、长、收、藏”四大子主题组成。中国馆妙就妙在应对主题的同时,不仅展示了中国经过现代化潮流变革后的面貌,还能够在吸收现代性后,将其转化为中国内在哲学本源的东西,中国馆布展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5]。金狮奖得主韩国馆的《朝鲜半岛鸟瞰图》则向人们展示了朝鲜半岛在一百年间分裂状态下的不同,思考因政治、经济等原因导致半岛发展的现状。韩国馆策展人曾力图邀请朝鲜一起参加布展,但最终没有实现,这种努力在库哈斯看来,正是在努力消除所谓的“国家性”,去展现在现代化浪潮下建筑最基本的语言^[6]。

智利的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在被任命为2016年策展人后不久便获得了普利茨克建筑奖。他认为“设计建筑就像是发动一场战役,以此话题而展开的策划、展示、写作和讨论,就像对战事的报道”,展览围绕建筑如何反映和回应当下最为棘手的社会政治现状展开。中国馆《平民设计,日用即道》展示了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设计(见图1),探索了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更好地服务大众,但对于“前线报道”,中国馆实际上回避了这一尖锐的主题。金狮奖西班牙馆的《未完成》(见图2),展示了西班牙因经济危机而停工的55座烂尾楼。铝合金龙骨构成的展架及未摆满的图片营造出建筑停工的现实意味,策展人意在传达一种积极面对的心态,去直面社会及经济因素下残留的建筑问题,并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就像阿拉维纳所说,“战胜稀缺的是创造力,战胜过剩的是相关性”^[7],西班牙馆很好地解读了这一命题。

2018年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为“自由空间”,来自爱尔兰的两位女性建筑师伊冯法雷尔(Yvonne Farrell)和谢莉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担任策展人。参与者从不同视角解读了“自由空间”。中国馆《我们的乡村》由同济大学教授李翔宇策展(见图3),参展有张雷、华黎、袁烽、董功、徐甜甜等建筑师,布展围绕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今天,探讨如何振兴衰败的乡村并进行美丽乡村建设^[8]。事实上中国馆并没有直接回应主题“自由空间”,似乎有些跑题。中国最大的前线实际是在乡村,倘若在2016年双年展“前线报道”中去展示中国乡村更为切题。然而,中国所传承的乡村在其他国家是不曾出现过的,它的独特性也从侧面丰富了“自由空间”的含义。金狮奖得主瑞士馆的《瑞士240》仿若营造了一场爱丽丝的奇幻之旅(见图4),不同空间尺度引得人们探索其中,乐此不疲。由于瑞士大多数国民长期处于租房和搬家之中,在这种现状下建筑师对司空见惯的公寓进行了一种创新改造:抛弃所有家具;单纯的白墙;改变了构件尺寸的门窗;忽大忽小的交通空间等。人们不自觉地在看似熟知的环境里发呆,体会着戏剧般的夸张空间,当时间悄然划过忽而恍然大悟,这竟是我们最日常的起居公寓。瑞士馆通过对一般建筑的改造,应对的



图1 中国馆“平民设计，日用即道”(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n>)



图2 西班牙馆“未完成”(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n>)

不单单是国家本体的情况,更是全球普遍意义层面,其对“自由空间”的把握独具匠心,没有放大般地去阐述,简单如此,自由亦是如此。

2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与金狮奖特征

国家馆往往代表着国家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应对方式,其选题大多围绕着社会、环境、文化等。通过这七届中国馆与金狮奖国家馆的梳理对比,金狮奖可谓代表着当代的先锋派,它的特征在于对先锋设计师和设计作品的选拔。普利茨克奖作为建筑界的最高奖项,其特征在于更加关注建筑本身,而阿卡汗奖的侧重点则在于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比其他奖项,金狮奖可以说是个性而鲜明的,以一种艺术性、前卫性的表现手法去探讨设计之外的复杂问题。

3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的中国先锋建筑师

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舞台上,耀眼的不仅是明星建筑师,还有很多陌生的面孔涌现汇聚到这一国际舞台。拿中国来说,自2006年王澍代表中国馆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建筑

双年展,翻开了这历史性的一页后,随之涌现了大量优秀国内青年建筑师奔赴威尼斯战场角逐。按照时间走向可以看到,王澍2006年参展,2012年获得了普利茨克奖。马岩松2010年参展,2012年获得了安利斯摩天大楼奖(实际上马岩松的作品早在2006年便参展,2010年才入选中国馆)。张轲于2016年参展,2017年便获得了阿尔瓦·阿尔托奖。由此可见,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个人建筑师迈向国际舞台的跳板,许多青年建筑师在这里亮相国际后被人们所熟知,成为潜在的未来国际大奖的预备选手。从王澍时隔六年、马岩松时隔两年而张轲仅仅时隔一年就斩获国际大奖可以看出,国际建筑界愈发关注中国建筑,经过不断努力,中国建筑师获得了大量认可。2018年,越来越多的国内优秀青年建筑师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如张雷、董功、徐甜甜等,在未来,或许更多的国际大奖得主就在他们之中。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要上升到人类的高度去看待问题,从获得金狮奖的作品来看,获奖

图3 中国馆“我们的乡村”(图片来源: <http://m.sohu.com>)图4 瑞士馆“瑞士240”(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n>)

得主所关注的问题与全人类息息相关,并不只是地域性。打个比方,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现在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可能也曾发生在发达国家中,比如我们的乡村,中国建筑师往往从传统去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所用到的民间智慧。尽管中国的乡村有自己的地域性,但是它仍然存在人类所共有的问题,而我们是否能从传统的条框里跳脱出来,放眼全人类,开拓出一种世界智慧,即适用于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我们的乡村问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么反过来,其他国家或者建筑师所带给我们的世界智慧亦可帮助我们自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人的智慧早已透析一切。

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背后,我们还应当思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建筑面临的新问题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建筑如何继续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以及我们的建筑教育如何完善创新。双年展检验的不仅是一个建筑师,更是其作品背后所暗含的国家意识与形态。中国的建筑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社会、经济、群众意识或许都将成阻碍因素,那么对建筑师而言,只有静下心来不断学习,踏踏实实地回到建筑学的本源,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对中国建筑来说,发展不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智慧借鉴与输出是极其重要的。面对世界建筑这样一个循环

体,所有国家必然是环环相扣、生生相息的。

参考文献

- [1] 王明贤. 超越城市和国界的瓦园——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J]. 艺苑, 2006(11): 12-14.
- [2] 龚彦. 超越与潜行——第11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综述[J]. 建筑学报, 2008(12): 87-91.
- [3] 柳青. 朱镕: 意园——“无形的有形”[J]. 城市环境设计, 2010(11): 60.
- [4] 魏春雨, 沈昕, 张光. 质数的启示——第13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参展作品“异化”[J]. 世界建筑, 2013(01): 82-87.
- [5] 王润生, 桑莉. 策展, 超越建筑的行动——以2014年第十四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为例[J]. 新建筑, 2015(06): 122-125.
- [6] 何宛余. 库哈斯的宣言——第十四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J]. 城市建筑, 2014(19): 119-123+118.
- [7] 李忠东. 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J]. 建筑, 2017(01): 56-58.
- [8] 张晓春, 李翔宁. 我们的乡村关于2018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思考[J]. 时代建筑, 2018(05): 68-75.